

加爾古·瑪庫大修道院，食堂。

「哦，這可真稀奇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你看，級長大人跟老師。」

跟希爾凡一起尋找座位的卡斯帕爾左右張望，看見黑鷲級長和導師都在食堂中用餐。但她們相距甚遠，分別坐在一張長桌的左右兩側，中間還零散坐著其他學生。

「她們沒一起吃飯？這也太怪了吧。」

卡斯帕爾歪了歪眉，端著餐盤往左走。

「喂、艾黛——」

「等等！」希爾凡趕緊抓住他後領。

「幹嘛？飯要一起吃才好吃啊！」

「噓！總之你先過來。」

希爾凡單手捧著餐盤，鬼鬼崇崇躲到牆角，卡斯帕爾一頭霧水跟著躲起來。

「什麼啊？玩暗殺遊戲嗎？」

「暗殺遊戲？」

身後冒出第三人的聲音，驚得他們肩膀一抖，差點弄翻餐盤裡的湯品。

「英英英英……英谷莉特！？」

「希爾凡，你在心虛什麼啊？」

英谷莉特手上拿著水瓶，一身清爽，看來是剛從浴場出來，莉絲緹亞跟在她背後。

「沒有啊……話說回來，妳們這組合真是少見呢。」

希爾凡鎮定下來的速度跟暴風一樣快，卡斯帕爾覺得這傢伙跟平常有點不同。

「少見？你和卡斯帕爾才是，難得看你們兩個湊在一起，林哈爾特跟菲力克斯去哪了？」

英谷莉特拿走跟食堂主廚事先預約的海派肉料理，邊問邊等莉絲緹亞選好餐點。

「林哈爾特今天太早起了，現在正在補眠。」

「早起？」英谷莉特明顯一愣：「你說林哈爾特？」

「對。」

希爾凡也滿臉震驚：「『林哈爾特·馮·海弗林格』嗎？」

「不然還有哪個林哈爾特啊？我也很驚訝，他一回宿舍就說找到了關鍵、希望有用什麼的，總之，他最近一直很怪，不光早起，還老是邊看書邊喃喃自語，身上也常有一股……」

有一股藥劑的苦味，好像在做什麼實驗。

卡斯帕爾還沒說完，莉絲緹亞端著一盤麵包和果汁回來。

「一股……很晒的味道。」

他馬上改口，腦中迴響著好友昏迷前的嘀咕。

——我的事，千萬要對莉絲緹亞保密啊。

林哈爾特氣若游絲交代完「遺言」便倒下了，甚至沒能撐到床上。

卡斯帕爾把他搬到床上後，不自覺闔起雙掌，說了句「你安息吧」。

現在想想，真是有夠不吉利的。

「卡斯帕爾……：你不要不要趕快吃點東西啊？」莉絲緹亞眯起眼，覺得他恐怕是餓傻了。

「對啊，你們兩個，快來乖乖坐下吃飯，吃完再去玩吧。」英谷莉特也出聲催促。

被當成學齡前幼兒的兩個男生沉默坐下，跟她們共進午餐。

「對了對了，妳們聽我說！菲力克斯有夠無情，卡斯帕爾來訓練場問能不能對練，他居然說『你來得正好，希爾凡正閒到發慌』就把我狠狠推出去了！」

「他沒說錯啊，你不是一直在看小說嗎？」

面對希爾凡的悲痛訴苦，英谷莉特無動於衷，繼續切著肉排。

「……呃，該不會，妳早上也在訓練場？」

「我跟莉絲緹亞都在喔，你看得太專心，中途還突然激動大喊『太好了』……」

「對，菲力克斯瞪了你一眼，你完全沒發現。」莉絲緹亞點頭。「你到底在看什麼啊？」

「一本精彩絕倫的冒險小說，結局相當感人肺腑呢。」

希爾凡裝模作樣地捏了捏鼻樑，仿倣貝爾娜提塔書中一位重要配角的誇張動作。

這名配角的特點是極度袒護主角，對秘密守口如瓶，他也打算替貝爾娜提塔保密到底。

「說到結局——學期快結束了，你們東西都收好了嗎？」

「差不多了，剩一小部分還沒打包。」英谷莉特回答。「你收好了？」

「哈哈，當然是還沒啊！」

「還真理直氣壯……」英谷莉特無奈搖頭。「你都還沒收好，為什麼提起這件事？」

「只是突然想到，昨天有帝國馬車停在大門外，應該是在運送級長大人的行李吧？」

眾人的視線集中到獨自用餐的艾黛爾賈特身上，她優雅地舀起一匙燉飯送入口中。

「昨天就送回去了？」莉絲緹亞面露疑惑。「儀式後不是還有期末測驗嗎？」

英谷莉特恍然大悟：「難怪，早上我經過她房外，看她窗台上那些花都看不見了呢。」

「運回帝國種了？」莉絲緹亞喃喃自語。「我的話……我沒什麼自信，應該也沒時間，還是

把花留在這裡吧，雖然不確定能不能回來看看它們，至少知道有人長期照顧。」

「哎、莉絲緹亞，不是能不能回來，是一定要回來才對吧？」  
卡斯帕爾在他們聊天時不斷狼吞虎嚥吃著午餐，這時突然放下湯碗。

「都跟老師約好了，千年祭絕對要回大修道院重聚啊！」

「是沒錯……」莉絲緹亞不想弄僵氣氛，轉頭一瞥。「啊，老師好像吃完了。」

在大修道院不用顧及環境安全，貝雷絲專心進食，填飽肚子才注意到學生們在場。

她舉手回應朝她揮臂打招呼的英谷莉特等人，忽然發現餐桌另一頭的黑鷲級長。

貝雷絲陪艾黛爾賈特回帝都繼位後，感覺她情緒變得更緊繃了。

距離聖墓儀式只剩三天，儀式結束，這位級長就要返回帝國。

貝雷絲盯著她看了一會，毫不猶豫地走了過去。

「……」

一直留意她的艾黛爾賈特垂下眼眸，假裝沒發現老師靠近。

「艾黛爾賈特，我可以坐妳旁邊嗎？」

「啊、老師？」她抬頭微笑。「歡迎，請坐。」

「謝謝。」貝雷絲拉開椅子坐下。

「老師有事找我嗎？」

「暫時沒有。」貝雷絲從行囊翻出一本書。「我只是想看書。」

「……好。」但為什麼要在這裡？

艾黛爾賈特滿頭霧水地觀察了一會，貝雷絲真的只是在看書。

這個位置的光線最適合閱讀嗎？還是沒人會過來打擾，比較清靜？

……不對，老師她根本不怕吵，再嘈雜的環境都能看得津津有味。  
盤裡燉飯剩沒幾口，艾黛爾賈特繼續進食，動作更加輕慢優雅。

「……」

貝雷絲視線在字裡行間穿梭，心思落到身邊的級長身上。

——總覺得，這幾天會有事情發生。

她的預感一向很準，但現在毫無頭緒，只能養精蓄銳、嚴陣以待。

若真有狀況，必須保護好她重要的學生。

艾黛爾賈特用完餐，拿出手帕擦了擦嘴，起身要離開時，貝雷絲驀地抬眸看她。

「老師，我先告辭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掛上微笑，將長髮往肩後一撥，迅速轉身離開，試圖不去在意貝雷絲的反應。  
身為皇帝，她本就該展現出與地位相符的傲慢，不去理會區區一名教師。

無論她對這位教師有多麼敬佩、多麼仰慕、多麼……

艾黛爾賈特甩開數不清的依戀，踏出了一步、兩步、三步。

正以為自己往後不會再被牽制時——

「艾黛爾賈特。」

一道清冷悅耳的女聲，輕易定住了她。

艾黛爾賈特不想停住腳步，但雙腿不聽使喚。

她迷茫地回過身，不明白自己為何會受到支配。

老師甚至不用命令她回頭，她自己這麼做了。

貝雷絲闔上手中的書，起身遞到她面前。

「這本書送給妳。」

艾黛爾賈特下意識接過書，目光落在封面上。

「這本書……老師不是正在讀嗎？」

「剛才讀完了。」貝雷絲說。「很好的書，所以想在儀式前給妳。」

「這樣的話，就謝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怔怔道謝到一半，心中警鐘驟響。

「為什麼，要在儀式前？」

「因為妳說過，儀式後就會回到帝國。」

貝雷絲覺得她到時候會很忙，可能沒空看書。

艾黛爾賈特卻誤會老師想說以後沒機會碰面，靜默片刻，輕嘆口氣。

「老師，我也說過，就算成為皇帝，我也永遠都是妳的學生喔。」

希望你能夠我一臂之力，在我以皇帝身份統治帝國之時……

艾黛爾賈特輕輕一笑，忽略自己當下同時對貝雷絲提出的請求。

「總之，謝謝妳了，老師。」

「不客氣。」

送完禮，貝雷絲想起最近的煩惱，應得有些心不在焉。

她準備去帝國工作，也委託房屋仲介在帝都安巴爾找到了新住所。

然而，從去年開始，帝都的移民審查突然變得極度嚴格，尤其是對特定職業，聽說沒有一個傭兵成功通過申請，居留證下不來，也不能正式簽約入住。

帝國皇帝就站在眼前，但貝雷絲完全不考慮利用與她的關係。

身為她的老師，貝雷絲想自行解決問題，把事情全部安排妥當再告訴她。貝雷絲不動聲色地繼續煩惱，摸了摸她的頭，轉身走出食堂。

艾黛爾賈特抱著書目送貝雷絲離開，想起有老師在旁見證的皇位繼承儀式。忽然覺得，老師的手掌，比她加冕時戴上的雙頭鷲冠，還要沉重多了。



數年後。

芙朵拉大陸東部，「水之都」迪亞朵拉。

蜜月旅行中，艾黛爾賈特和貝雷絲偶然在一家旅館嚐到了懷念的料理味道。

大修道院的食堂主廚，戰後跟拉斐爾一起回到故鄉的旅館幫忙，生意好到開了分店，主廚便在分店擔任店長。

嫩飯不變的味道勾起回憶，晚上回到房間時，艾黛爾賈特想起多年前在學校的一頓午餐。

那天，她進入食堂，發現老師在吃飯，遲疑片刻，選擇在另一個角落獨自用餐。

只是想在聖墓儀式前，設法擺脫依賴老師的習慣。

距離儀式只剩三天才想到要戒，顯然太遲了，她邊吃邊自我反省時，老師就出現了。

艾黛爾賈特後來才想通，貝雷絲是看她一個人孤伶伶吃飯，特地坐下來陪她的。

士官學校的貝雷絲老師，對其他學生肯定也會如此照顧。

但貝雷絲成為她的伴侶之後……

專屬於她的艾斯納卿，可是只會照顧她一人而已。

貝雷絲正倚著床頭看書，艾黛爾賈特微笑爬上床，毫不客氣伏進她懷裡。

貝雷絲習以為常地換手拿書，騰出一手輕輕撫摸艾黛爾賈特的髮絲，順帶調整坐姿，讓她能枕得更舒服。

艾黛爾賈特閉眼感受頭上溫柔的觸感，貼在貝雷絲胸前傾聽片刻，忍不住勾起唇角。她用臉頰蹭著貝雷絲輕笑，呼出的熱氣浸入襯衣，撩得貝雷絲心口發燙。

「噢，貝雷絲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睜開眼睛，故作不解。

「妳的心跳，怎麼突然變快了呀？」

貝雷絲緩緩將書放到一旁，扣住她雙手，傾身吻倒明知故問的伴侶。柔軟綿密的親吻，在兩人心跳同調後，漸漸轉變為狂亂熾熱的纏綿。壁燈悄然熄滅。

「艾爾……」

情事過後，汗流浹背的貝雷絲摟著艾黛爾賈特，親了親她的髮髻。

兩人神魂相連，靈肉合一，身心都親密到了極點，貝雷絲胸中仍不斷湧現對她的愛意。

貝雷絲單手支起身子，望進艾黛爾賈特眼裡。

我愛妳。

還沒說出口，艾黛爾賈特便迫不及待地伸臂擁緊她，柔聲回應。

「我也是……」

無月之夜，房裡幽暗無光，情香四溢。

心意相通的兩人相視而笑，溫柔互擁，再度沐浴在彼此唯一的光芒中。